

天纹

桑尚^{作品}

知名画家尸体惨遭割皮，验妆师离奇失踪，
女刑警暗中调查，身边人却接连遇害。
人皮文身，神秘龙纹板……

一切疑影都指向锦州古塔！

出逃女刑警x年轻女文身师x国安特工

深入塔中，
破古生息木、解六道轮回。
揭秘无肢女尸背后承载的千年秘密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
出版单位



天 纹

史上最惊险女刑警
办案手记

TIAN
WEN

人
皮
中
隐
藏
的
惊
世
秘
闻

桑尚一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政法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纹 / 桑尚著. —北京: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2017.1

ISBN 978-7-XXXX-XXXX-X

I. ①天… II. ①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XXXXXX号

图书出品人:刘海涛

图书策划:文 沛 杨荣刚

责任编辑:乔先彪

书 名 / 天纹

作 者 / 桑尚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(100069)

电 话 / 010-63055259(总编室) 010-63057714(发行部)

传 真 / 010-63055259

http: //www. npcpub. com

E-mail: mzfz@npcpub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16开 710毫米×1000毫米

印 张 / 16 字数 / 235千字

版 本 /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/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XXXX-XXXX-X

定 价 / XX. 00元
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目录

CONTENTS

第❶章	诡异的请求 001
第❷章	交通事故 004
第❸章	侮辱尸体 008
第❹章	难道? 011
第❺章	策划得太周密了 014
第❻章	气氛有些不对 029
第❼章	幕后黑手? 045
第❽章	转机 060
第❾章	被掩藏的秘密 076
第❿章	找个帮手 091

目录

CONTENTS

第⑪章	什么还在？ 106
第⑫章	斩草除根 121
第⑬章	日记 136
第⑭章	追踪 151
第⑮章	避免 167
第⑯章	反常迹象 184
第⑰章	运气如何 200
第⑱章	平行空间 215
第⑲章	说故事 230
第㉑章	没有结束的故事 245



第①章 诡异的请求

我舅舅叫孙英石，早年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，是东北地区非常出名的油画家，去世前一直在辽宁省锦州市画院工作，还是锦州市政协委员。

2009年6月末，我正在大连警校晋督，突然有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舅舅得了突发性脑溢血。我跟舅舅感情很深，所以在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就立即请假开车往回赶。

舅舅一辈子没结婚，虽然晚年体弱多病，可始终坚持独住，只雇了一个小保姆照料起居。听母亲说，舅舅发病很急，人送到医院就不行了，大夫已经通知家属尽早准备后事。

当我火急火燎地冲进病房时，舅舅刚好处于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阶段，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睁大眼睛看着四周，口齿也变得异常清晰，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亲朋都感到万分震惊的遗嘱。舅舅的声音很低，但语气坚定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：“你们记住，等我死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必须马上火葬，家里所有的画都要烧掉。”

听完舅舅的话，我们立刻面面相觑，完全搞不懂他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尤其是舅舅生前创作未售的画作有十几幅，他自己还收藏了许多名人书画，那些作品都相当值钱，保守估价应该不少于五百万，一把火烧掉，等于扔了一张头等奖彩票。

看我们迟迟不出声，舅舅突然变得十分激动，他两手

紧紧地攥住白床单，努力抬起头，似乎在运用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力气，发出凄厉无比的呼喊，“你……你们……烧……烧了我，烧……烧了……那些画。”

他使劲地大口喘着气，胸膛急速地起伏，喊声也几乎接近咆哮，“我求……求求你们，烧掉，烧掉……通通烧掉。答应我，答应我……”

等他说完这些话，因为用力过度，气息接不上来，喉间咯咯乱响，脸孔憋得青紫，眼珠布满血丝，神情可怕到了极点。

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异与压抑，好像我们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，他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

母亲最先反应过来，她扑上前搂住舅舅的肩膀，一边流眼泪，一边轻轻地说：“英石，你放心，姐答应你，都……都烧掉。”

听母亲这么说，舅舅慢慢平静下来，就见他嘴角抽动了几下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头一歪，就此离开了人世。

病房内顿时哭成一片，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床边，泪如泉涌。她不停地抚摸着舅舅的头发，哽咽道：“英石，你……你安心走吧，我……我们谁都不说，那些画也一定会烧掉的……”

看到母亲越说越激动，浑身还一个劲儿抽搐，几乎快要虚脱了，我强忍住泪水，嘱咐父亲和老公罗远征将她送回家休息。等病房中的人们渐渐散去，我和几个表兄弟开始处理舅舅的后事。

我心如刀绞，默默地流着眼泪，先是把舅舅的遗体摆正，然后伸手拉过被单，准备遮盖他的头部，可就在舅舅的面孔即将被盖住的瞬间，我好像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丝笑意。

我愣了愣，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，急忙拽下被单，低头仔细去看——确实是笑意！舅舅虽然双眼紧闭，但嘴唇却微微张开，向右侧小幅度地倾斜着，似乎是为临死前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而感到开心。

我很是纳闷，忍不住伸出手，摸了摸舅舅的脸。肌肉还算温暖柔软，但

那丝笑意却没有被碰散，反而越发清晰明显，仿佛凝固在他的脸上。可见舅舅在临死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才留下了这最后的微笑，他当时一定是真的感到很开心。

我摇了摇头，慢慢抽回手，直勾勾望着他的脸，尽管悲痛异常，脑子里却迅速升起一个巨大的疑问，舅舅为什么非要留下那样奇怪的遗嘱呢？



第②章 交通事故

虽然母亲答应了舅舅的要求，但在处理后事期间，全家人还是产生了严重分歧。家族中的很多人听说此事后，都表示强烈反对，他们认为舅舅是家族的骄傲，如果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发送了，别人问起来不好交代，所以他们坚持要大操大办。母亲却说许诺死人的事，就一定要说到做到，否则舅舅入土也难安。

大家吵来吵去，彼此各不相让，争论了很久，最后彼此妥协，商量出来这样一个办法：只通知舅舅生前最亲近的好友和学生，尽量不扩大范围，也算是兼顾了双方的要求吧。

舅舅去世的当晚，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带小院的平房作为临时灵堂，托关系借来一具透明玻璃棺，并在下面垫放上巨大的冰块，这样既可以保持舅舅的身体暂时不腐，又方便亲友在此期间瞻仰凭吊。

舅舅去世的第二天，他的生前好友和学生闻讯陆续赶来吊唁。尽管我们再三告诉他们不要宣扬，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人来得还是越来越多，我们这些家属只得全部上阵，忙活着接待和入殓等事宜。

当天晚上，我记得大概是十一点半左右，院子里乱哄哄的，依旧有不少人在跟着忙活。母亲从家中赶过来，坚持要给舅舅守灵，经我们好一阵劝，她才恋恋不舍地被父亲带着离开了。

把父母送上出租车，我回到院子里找到罗远征，想跟他商量明天舅舅遗体火化的事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，紧接着就听到有人大声叫道：“撞车了！撞车了！”

听到喊声，众人一股脑地跑到外面去查看，我也急忙跟了出去。只见斜对面的公路上，一辆长城皮卡和一辆金杯面包车头对头撞在了一起。面包车前脸损坏严重，凹进去一大块，保险杠都掉了，几乎成了瘪茄子。司机满头冒血，趴在驾驶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作为一名刑警，出于职业的本能，我立刻分开人群跑到车前，把胳膊伸进车窗，一搭伤者的手腕，脉搏虽然十分微弱，但还在缓缓跳动，肯定还有救。

由于车门受撞严重变形，伤者无法自行脱身，我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。此处距离锦州市中心医院极近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救护车赶到这里。

我揣好手机，又简单扫了一眼现场，发现面包车为顺向正常行驶，而那辆长城皮卡不知为何竟然是窜道逆行。路面上七零八落地铺满了车灯残片，可想两车撞击时的力度是何等之大。

这时，长城皮卡的司机使劲推开车门，一跛一跛地下了车，探头缩脑，左右瞧了瞧，趁乱就要往人群外面钻。

我心里很是来气，往前紧走几步，伸手一把揪住他，大声说：“你干啥去，撞人了不知道吗？”

皮卡车司机扭头瞅了我一眼。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长相很普通，额头虽已被撞得青肿，却丝毫不见肇事后的惊慌。他语气低沉地说：“你他妈少管闲事。”说着使劲甩着胳膊要挣开我。

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他，另一只手掏出警官证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看见没，警察。在交警没来之前，你给我老实待着。”

听我这么说，他没再吭声，只是站在原地，表情阴冷地盯着我。

就在这时，身边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，不少人都在惊慌地大喊：“来车了，来车了……”我回头一瞧，就见两道刺眼的光束从不远处向我这边射了过来，似乎有一辆车正在急速驶近。

看热闹的人们纷纷呼叫着闪避，我下意识地一松手，往路边猛退几步，那个皮卡车司机趁机立刻向相反方向快速跑去。

咯吱——一声刺耳的刹车声过后，一辆黑色本田雅阁轿车停在了路中间，车头差一点就要贴上面包车的后屁股，随后车门打开，一个满脸通红、浑身酒气的年轻男子从里面钻了出来。

年轻男子脸色煞白，紧张地看着我们，使劲搓着手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这……这个……”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显然是个酒后驾车的司机。

一起车祸之后，险些又酿成一起，惊魂未定的人们再次围拢过来，纷纷指责数落那个年轻男子。年轻男子连鞠躬带哈腰，赔了半天不是，才上车慢慢开走。

到这时我才回过神来，急忙左右捫摸一圈，发现皮卡车司机早跑没影了。不过那辆肇事车还留在现场，回头查查牌照肯定能逮住他。

不久，市中心医院的救护车和交巡支队的民警相继赶到，开始忙活着拖车救人、勘察现场。

我站在旁边，抱着肩膀瞧了一会儿，见司机只是受伤昏迷，并无生命危险，就又回到了停灵的小院。

人死之后的停灵期，家属要在遗体旁边昼夜燃烧檀香，以示对亡人的缅怀，又代表着让亡人遍身带香离世。我低头看了看表，估摸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走进停灵间，准备给舅舅换一根新檀香。

停灵间位于院落的最后面，十分矮小破旧，也就八九平方米，四面墙壁有些泛黄，房梁上挂着一盏功率很小的节能灯，表面结满污垢，光线极是冷清暗淡。由于垫放了冰块，屋子里冷森森的，除了压缩机嗡嗡的轰鸣声，还

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檀香气息的怪味道。

我拔去炉中残香，点燃一根新香插好，然后坐在一旁的长椅上，默默盯着悬挂在停灵台正前方的白布帘，心头一阵阵泛酸，又开始难受起来。

呆呆坐了好半天，我往前欠了欠身，想换个舒服的姿势，顺势往脚下瞧了一眼。我突然注意到，白布帘的下摆处明显鼓起一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堆在后面。

我觉得有点儿奇怪，立刻弯下腰伸手拉开布帘，眼前的情景让我一下子愣住了——



第③章 侮辱尸体

只见巨大的玻璃棺盖已经被开启放在地上，遗体上包裹着的白布完全剥落，被随意扔在一旁。舅舅赤身裸体，呈一个大字形，斜趴在停灵台上，后背有一个碗口大小的伤口，少量暗红色黏稠的血液正在缓慢地渗出，在苍白的皮肤表面显得异常醒目。

我只觉脑袋里嗡的一声，眼前一发黑，差点没坐在地上，出于本能反应，我刚要呼叫喊人，又马上用手捂住了嘴巴。

我在心里告诫自己，不能声张，绝对不能声张，要是让大家知道舅舅死后遗体还被如此摧残，家族里那些老人，尤其是母亲，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，要是再闹出一场白事儿，可够我们老肖家受的了。

我使劲咬咬牙，强忍着满腔悲愤，立即转身关上房门，深吸几口气，略微定了定神后，两手扶住停灵台，开始俯身仔细观察舅舅后背的伤口。

伤口是一个相对规整的圆形，直径大概七至八厘米，位于两肩胛正中。通过其截面形状判断，属于典型的切割伤，破损的肌肉纤维边缘遍布碎小皴裂的皮瓣，均向内侧倒塌，应该是用锐利刀具切割造成，不过入肉不深，只是将外表的一层皮肤切了去。

我皱了皱眉，伸手拈起一丝血液，用指端慢慢揉搓起

来。由于人死亡后心脏供血便立即停止，血液内含氧量锐减，血小板累积性凝结，会呈现出极深的暗红色与类似胶状的颗粒感。根据血痕形成的状态和捻搓的触觉，以我的经验初步推测，切割行为应该是在刚才我们出去看车祸时发生的。

我又扭头看看脚边的玻璃棺，掏出手绢垫在上面，用力推了推，纹丝不动，估计怎么着也有二百斤，就是成年男性也无法轻易搬下来，至少得二人合力才成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头一动，立刻后退一步，跃出中心区域，以防止因为自己的践踏而造成现场足迹混乱。

我轻轻拉上白布帘，擦干满脸眼泪，稳了稳烦乱的心绪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低头走出停尸间。

外面的车祸已经处置完了，看热闹的人们都回到院子里，或站或坐地小声谈论着。

我不动声色地找到罗远征，找了个借口把他拉到无人处，贴着他的耳朵将舅舅遗体被损伤的事告诉他。罗远征听完身子一震，满脸惊讶地看着我，张嘴就问：“什么……舅舅被……”

我赶紧捅了他一下，让他说话小点声，千万不能让别人听见，尤其是家里的老人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势必引发大家的恐慌和愤怒，后果难以预料。

罗远征立刻知趣地闭上嘴，他向两旁瞧了瞧，扭回脸小声问我：“那现在要咋办？”

我合计了一下，觉得事情十分严重，还是得找人查查才行，就跟他说：“这里离古塔分局挺近，我让那边刑警队的朋友过来看看，能瞒就暂时瞒住吧。”罗远征使劲点着头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那你快联系吧，我帮你看人。”

接下来，我让罗远征坐在停尸间里守灵，叮嘱他必须寸步不离，不管找

什么借口，都不能让人掀开白布帘，一切等我回来后再说。

我快步走出院子，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给古塔分局刑警队大队长冯超打电话，让他赶紧领人过来一趟，而且必须穿便衣，随身再带些简单的勘验设备。想了想，我又说这次找他是私人帮忙，不是公事。

冯超是我的警校同学，以前上学时曾追过我，并且相处过一段日子，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，但私底下关系一直不错。尤其我们都是干刑警的，平时更是少不了有工作上的接触。

那天刚好是冯超值夜班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下来，说马上就到，又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不像我一贯直来直去的风格啊。

我暗暗苦笑，说：“你别问了，过来就知道了。切记，到之前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古塔分局和停灵的地方仅隔两条街，几分钟后，冯超就带了三个人赶来，都是平时跟我交情不错的，其中有一个姓刘的老法医还是当年我在古塔分局实习时的师傅。

看到全是熟人，我也就没必要客套，立刻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听后都十分惊讶，纷纷表示要去现场查看，法医老刘还说：“丫头，这可是侮辱尸体啊，绝对够得上刑事案件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抬腕看看手表，已经接近凌晨一点，说：“好，但要快点弄，千万别叫旁人瞧见。我就是找你们瞅瞅，不想把事情搞大。”

冯超拍拍我的肩膀，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，点着头说：“我懂。老爷子是出名的画家，死后还遭人算计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何况又是咱家亲戚，这案子我必须给你破了。”



第④章 难道？

商量妥当后，我们几个人鱼贯进入院子，亲友们都以为是我的朋友来吊唁，并未过多留意。

我带着冯超等人来到停尸房，和罗远征打过招呼，让他到外面过道守着，甭管是谁来祭拜，一律找理由推回去。

刑警办案的时候，头脑需要极度冷静，最忌掺杂主观情绪，所以在掀开白布帘后，他们尽管都很惊讶，但谁也没说话，只是按照各自的分工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现场勘验。

由于傍晚曾下过小阵雨，地面遗留的足迹较为清晰，不过种类样式繁多，又被踩得一塌糊涂，基本上失去了检验的意义。玻璃棺表面倒是提取到多枚凌乱的指掌纹，可是考虑到装殓时人多手杂，暂时还无法判断哪些指纹是作案人留下的。

老刘打开法医勘验箱，取出一柄镊子，轻轻拨拉着伤口碎烂的肌肉组织，眯起眼睛，仔细看了半天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，神情有些怪异，小声说：“死者较瘦，后背正中肌肉细薄，又紧贴脊骨，切割起来不容易，势必要造成肌肉和骨骼的无规则损伤，但你们看……”

他用镊子夹起边缘的一小块皮肤，用手指着，说：“伤口创面非常圆滑，类似于半弧状，组织间桥没有过多筋膜粘连，说明作案者手法娴熟，仅仅取走了一块皮肤。”顿了顿，他抬头看向我，“丫头，我怀疑凶手使用了一个类似于

吸盘的东西，把这里的皮肤抽拉起来，然后用锐利刀具进行环状切割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我不禁一愣，觉得非常滑稽，仅就作案手段分析，凶手并非有意摧残尸体，而仅仅是要取走一块人皮。可让人倍感困惑的是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，难道舅舅后背上藏着什么秘密吗？

现场勘验结束后，我跟老刘要来几块纱布，擦拭着舅舅后背的伤口，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暗暗发誓：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缺德的畜生，为舅舅讨个说法。

我们用白布将遗体重新裹好，摆正位置，又合力扣上玻璃棺盖。望着舅舅在玻璃下苍白安详的面孔，还有嘴角那心满意足的微笑，我心中一片茫然悲怆，各种念头纷至沓来，隐约间，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，却始终理不清脉络，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冯超等人不断地安慰我，又问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办。我定了定神，跟他们逐一道谢，“现在都半夜了，你们也回去歇着吧。等早上我问问之前给舅舅清洗化妆的殓妆师，没准他能提供一些线索。”

冯超思索片刻，点头表示同意，问我是否记得遗体入棺时，都有哪些人接触过棺材，可以找来进行指纹比对。案发时，都有什么人在场，舅舅生前跟谁发生过矛盾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就逐人过筛子。

我掐了掐额角，觉得有些为难，当时来祭拜的人特别多，绝大部分都是舅舅的朋友和学生，还有好些人是从外地赶来的，除了家里那些亲戚，我根本没几个认识的，要是将人逐一找来进行指纹比对，难度大不说，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怀疑。不过，我还是仔细回忆了一下，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，都是当时帮忙入殓的。冯超非常认真，掏出钢笔，一一记在工作手册上，又向我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联系方式。

送冯超等人到外面的时候，一个同来姓林的民警突然问我：“肖薇，老爷子生前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，我总觉得平白无故被割走一块皮有些奇怪。”

他这句话犹如一道闪电，让我混沌的大脑立即豁然开朗，联想到刚才